

藏經書院版

卍
續藏經

第 121 冊

中國撰述

禪宗語錄別集部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出續藏經。——臺一版。——臺北市：新文豐，[民82
-]

冊；公分

ISBN 957-17-0665-5 (一套：精装)

— ISBN 957-17-1233-7 (第一二一冊：精裝)

1.藏經

221.08

82000521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台一版一版三刷

新編
已續藏經
全一五二冊
第一二冊

精裝一冊基價一五·五五元正

編輯者藏經書院

版權 發行人 高 本 釗

發行所及
新文豐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所有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七・三〇八八六二四
門市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北四一五二九三・三四一五二九三
台北郵政：政四三六四三信箱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〇一〇〇四四二一六號
傳真：三五六八〇七六・三〇二三八七〇

卍續藏

經第一二一冊目錄

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卍續藏經會編印

中國撰述 禪宗語錄別集部

濟顛道濟禪師語錄 一卷附湖隱方圓叟舍利銘	宋沈孟粹敘述	0001
普覺宗杲禪師語錄 二卷	參學法宏道謙編	0047
西山亮禪師語錄 卷	侍者覺心志清編	0103
率菴梵琮禪師語錄 一卷	小師了見編	0109
北磻民簡禪師語錄 一卷	侍者文郁本空編	0128
物初大觀禪師語錄 一卷	參學大觀編	0169
笑隱大訢禪師語錄 四卷	門人德溥等編校	0201
偃溪廣聞禪師語錄 二卷	門人延俊慧曇中孚崇裕等編	0254
大川普濟禪師語錄 一卷	侍者元清淨志普暉門人元偉光從道鑑編	0312
	門人元愷編	0312

實仁宗文法奇
守懋行佑了元

wt173/01

一、目錄

二、

0002

淮海原肇禪師語錄一卷

善之淨證法從
門人紹熏普璋文煥
侍者正因法恩德紀
可能持志覺孫
惟康宗和如止
有智慧雲若舟
0348

介石智朋禪師語錄一卷

參學正賢宗坦延輝淨球
侍者智瑾志藎祖
閻編
0369

密菴咸傑禪師語錄二卷

參學崇嶽了悟等編
小師
0417

龍源介清禪師語錄一卷附龍源和尚塔銘

侍者士洵德高懷珠編
0471

曹源道生禪師語錄一卷

侍者道冲編
0483

痴絕道冲禪師語錄二卷

嗣法智沂悟開行彌紹
門人甄智圓元省阮樞
善開光睦普嚴
師肇道嚴了能等錄
0492

松源崇嶽禪師語錄二卷

參學
師肇道嚴了能等錄
0570

無明慧性禪師語錄一卷

侍者
隆圓照法洪唯道
編
0633

運菴普巖禪師語錄一卷

侍者元靖智能惟衍編
妙源可宣無隱
梵閱德溢惟俊
法雲德惟似涇
如阜似藻至源
以文無補法光
0648

虛堂智愚禪師語錄十卷

參學
文衡惟价文愷編
0658

道準禧會紹賢
正一淨嘉尚賢

破菴祖先禪師語錄一卷.....參學圓照等編.....0829

無準師範禪師語錄五卷.....侍者了南了心普明編.....0853
宗會智折覺圓
如海妙倫惟一
了南紹曇了慧
師坦妙因至慧

無準和尚奏對語錄一卷.....侍者了南了垠編.....0961

絕岸可湘禪師語錄一卷.....嗣法妙恩正從自永等編.....0971
門人守靜慈證宗永

無競齋質湖隱

非俗非僧。非凡非僊。打開荊棘林。透過金剛圈。眉
毛厮結鼻孔。捺天燒了護身符。落紙如雲烟。有時
結茅晏坐荒山巔。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氣吞九
州囊。無一錢時節到來奄。如蛻蟬湧出舍利八萬
四千讚嘆不盡。而說偈言。嗚呼此其所以爲濟顛
者耶。

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

仁和 沈孟梓 敘述

裂網撒番出愛纏

金田得入效金仙

髮隨刀落塵根淨

衣逐雲生頂相圓

悟處脫離煩惱海

定來超出死生關

皇恩佛德俱酬足

一朵爭開火裏蓮

此八句詩見三教中惟禪最妙且說大宋高宗時有
一金身羅漢在天台山托化來臨安府顯聖天台山
在浙東台州府國清寺有一長老名一本號法空乃
累劫脩來活佛時值年終密布彤雲揚揚飛雪長老

在方丈中獨坐令廚下整晚飯一聲雲板衆僧皆集
至齋堂飯罷長老仍於方丈禪椅中坐侍者進茶忽
聞一聲響過如霹靂長老曰是甚麼響乃與侍者同
行主法堂轉上佛殿入羅漢堂見一羅漢連椅仆地
惟長老陰知伴曰另作理會衆至方丈令侍者燃香
點燭此時雪下愈大有詩云

姑射真人宴紫微

雙成擊碎玉琉璃

朗然宇宙難分辨

大地衆生正路迷

長老危坐禪椅閉目垂眉入定少頃回來曰也不
遠衆僧曰某等心愚道淺不諳禪機願聞其詳長老
曰便說無妨適來紫脚羅漢厭靜思動已投他處去
了異日若等亦有知者老僧待一月餘親往分付他
一言衆各散訖且說台州府天台縣李茂春者乃高
宗朝李附馬之後宮拜春坊贊善爲人純厚不願爲
官辭職隱于天台山止有夫人王氏年三十餘未曾
生長每每祈神求佛忽一夜王夫人夢吞日光自此
得孕十月分娩時值宋光宗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一
更時分生得一男紅光滿室瑞氣盈門贊善大喜漸

至月餘有國清寺長老來謁贊善迎接上堂茶畢長老曰近聞公相弄璋特來拜賀就求一觀可乎贊善曰承吾師盛意素小兒離胎日淺身體未淨焉敢見吾師哉長老曰願見何妨贊善曰吾師少坐即入內王安世者乃贊善之妻兄也贊善曰國清寺長老欲見小兒不識可乎安世曰彼僧道高德厚欲見此兒君勿吝也贊善乃令丫鬟捧出面僧長老忙接過手曰你好快脚不要差走了路頭兒但微微笑長老看訖通與丫鬟曰此子日後通天達地入聖超凡老僧送一名曰脩元令他脩本命元辰贊善起謝長老作別贊善曰本留吾師素齋奈舍下葷筵尙容扣利長老曰老僧十月西歸大人不棄願一送爲感贊善曰吾師春秋未盛正當安享清福相別回寺贊善是日廣設華筵款待親友至晚而散長老回寺數日時屈上元長老於法堂陞座擊鼓三通僧衆雲集魚貫焚香兩班排立大衆淨聽

正月半放華燈黎民處處樂昇平元辰令節無數演歸去來兮話一聲既歸去弗來兮自家之事自

家知若使傍人知得此定被他人說是非故不說只成呆生死事不須猜山僧二九西歸去特報諸山次第來話生死誰諳悟箇箇原來有此路光陰遣過幾多人綠水青山還是故山色青水光綠闌羅老子無面目寄語大衆早脩行來世同登極樂國

長老念罷衆皆跪下告曰我師願再留數十載長老曰死是定數焉可稽留衆僧淚下長老令侍者抄錄法語速報諸山令十八日早來送我我是日長老下法座遂令置龜舉至十八日諸山人等咸至李贊善亦至齋罷入方丈相見長老沐浴更衣到安樂堂禪椅上危坐諸山和尚一應人等左右站立後先簇擁長老呼五弟子衣鉢之類若等均派監寺可記數若等五人各宜謹慎爲人毋得放肆弟子大慟長老曰時候已至急焚香點燭衆僧辭拜偕聲誦經長老令取紙筆遂作一絕云

耳順年踰又九 事事性空無醜
今朝撒手西歸 極樂國中閒走

書畢正值午時下目垂眉圓寂訖衆各學哀請法身入龕後二月初九日已三七日矣是日天明氣清近遠畢至送殯乃詣祇園寺道清長老指路長老立于轎上曰大衆聽著

柳媚花嬌二月天綺羅錦繡簇名園上人不愛春光好撒手西歸返本源恭惟國師長老性空和尚覺靈本性既空事情何有爭柰禪心明明不朽經誦楞嚴字書科蚪佛氏爲親泉石爲友六十九年無妍無醜天命臨終自知弗守約死期生果然應口穩坐龕中便不須走休得呆凝聽吾指剖

咦 西方是你舊路 弗用彌陀伸手
贊罷衆人悵快不已迤邐而行到山化局停下龕子松林深處五弟子遂請寒石岩長老下火長老立于轎上手執火把曰大衆聽著

火光焰焰號無名若坐龕中驚不驚回首未知非是錯了然何必問他人恭惟圓寂紫霞堂上性空大和尚本公覺靈原是南昌儒裔歸依東土禪宗脫離塵俗性皆空真是佛家之種無喜無嗔和氣

有才有學從容名山獨占樂其中六十九年一夢
咦 不隨流水入天台 越此火光歸淨土

念罷舉火燒著舍利如雨火光叢中現出一和尚騰空而起呼曰多虧了汝等又曰李茂春汝子誠非官吏但可爲僧切勿差了倘出家可投印別峯遠睹堂爲師駕青雲而去贊善蒙長老雲衢分囑之言摺摺不忘不覺脩元年登八歲有舅王安世一子年十歲贊善乃與安世議延師教子脩元入學無書不讀漸年一十二歲吟詩作賦舉筆成章時屆清明贊善令設席款待先生乃携金銀段疋束脩之禮作酌先生家居不遠次日贊善令二子送先生去回至祇園寺門首王全曰賢弟生雖居此未嘗遊此寺今是清明時候盍進嬉戲可乎脩元曰如此美哉二人携手入寺升階登殿遍遶廊欲進方丈忽見二人言曰內里官員願小舍莫進脩元曰某等係李贊善府中舍人內者何人便見無礙遂入方丈但見一床於中左坐一官右坐一僧兩邊排立數十行童各執紙筆脩元向前揖曰許多行童在此何爲長老曰在此爭功

脩元曰。學生年幼。不識爭何功也。長老曰。此位大人。因下海至黑水洋。驚然浪波狂起。許此一愿。万得平安。還家乃捨財一千貫。請道度牒。開剃一僧。爲見行童多雜。乃成一詞。後歇二句。但有續得者。便剃爲僧。脩元曰。此詞在何處。見賜一觀。那官人因見脩元人物俊雅。語言洒落。遂令取出與脩元接了一看。乃滿江紅也。詞云。

卜築溪山。隨問蓋數椽茅屋。共嘯傲。明月清風。翠陰籠竹。靜坐洗開名利眼。困眠常飽。詩書腹。任粗衣淡飯。度平生。無拘束。清晝永。尋棋局。深夜靜。彈琴曲。算人情。却似雨翻雲。覆到底。淵明歸去也。依然三徑存秋菊。笑卞和未遇。楚王時。荆山璞。脩元看畢。遂續二句云。

淨眼觀來三界

總是一椽茅屋

官人并長老一見駭然。便請脩元王全坐。定長老曰。二位先生。請問姓名。居住。脩元曰。表兄王安世子王全也。學生乃李贊善子李修元。長老曰。可知可知。十餘年前。國清寺長老歸天之日。曾與尊府言。公子只

此一作他

可出家。今日既續此詞。理合剃爲僧矣。脩元曰。家父止生學生一子。豈有出家之理。長老曰。貧僧自造宅。見令尊大人禮請。今日豈敢造次。二公子不棄。可于敝寺暫宿一宵。脩元曰。因送受業師。還路由上刹。偷閑半日。父親不知。焉敢擅便。長老送出山門。回方丈與官人曰。此子非凡。異日不可量也。倘相公捨千貫。剃得此一則。大人名望。二則光顯貧僧。不知此子肯出家否。且說脩元兄弟二人。回府參見父母。贊善曰。汝二人出去。何回晚甚。脩元曰。多蒙先生設酒相待。回由祇園寺。過因入相。詎正遇衆行童在方丈爭功。孩兒一時。續了兩句詞。以此擔閣工夫。彼寺長老言。明日親到來。稟父親。贊善曰。孩兒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天台山中有三百餘寺。曩者國清寺長老性空禪師。并寒岩和尚。皆已西歸。近今却尊祇園寺長老若何。輕視此也。王全曰。姑爹何慮。孩兒亦知方纔賢弟兩句詞。遂驚動那長老。倘彼明日來。孩兒自有答應。贊善乃笑而罷。次早忽報祇園寺長老至。贊善遂出迎接。相見禮畢。長老曰。昨日公子到敝寺。偶值行童

爭功感令郎續成一詞。故此特來拜請令嗣出家。不識尊意。何如。贊善曰。荷上人盛德感佩。無既。其奈下官特此一子。難以奉命。長老曰。諺云。一子出家。九族昇天。抑又十餘年前。性空長老之言。大人何故頓忘。話間。忽圍屏後走出修元。向前行禮。畢曰。感蒙長老盛情。學生只有三事。難以出家。長老曰。何也。修元曰。學生年未及冠。不諳正事。父母在堂。乏人奉養。遍觀天台僧衆。無可爲師。有此三事。難以奉命。長老曰。贊僧已年六十。何不能爲汝師。乎。修元曰。學生有句言。語動問長老。長老曰。公子年幼。何猖狂也。修元向前曰。上人高壽。長老曰。年六十二矣。修元曰。既年六十二。歲不知前此一點靈光。在于何處。長老赧然無答。良久。修元曰。只此一句。尙未省悟。焉能爲我師。乎。長老惶懼。置身無地。贊善待齋長老。堅辭還寺。於心不樂。連臥三晝。乃起。忽報觀音寺長老道淨相探相見。坐定。茶罷。曰。聞知師兄清體不快。特來拜訪。不知因何染病。道淨長老曰。多感雅意。一言難盡。一一道說道淨曰。若此何難。道淨曰。賢弟毋得小視。此子才學

◆第一作

◆第二作

誠然拔萃。話間又報李贊善及子二人來見。長老曰。請進禮畢。獻茶。贊善曰。小兒日昨狂斐。犯上尊師。釋怒爲愛。道淨曰。惶恐。惶恐。道淨曰。此間公子就是。道清曰。然道淨曰。公子甚表。元曰。名修元。道淨曰。字號修元。本命元辰。修未易修。元勃然曰。名爲道淨。淨生極樂道。須戒二上人。悚然起。敬道清待齋罷。贊善乃返。修元每日在書院吟咏。不覺年已二九。豈料夫人王氏臥病不起。時年五十一歲。而亡。比及母服闋。仍繼父喪。畢。母兄王安世累與元言婚事。元亦不掛懷。時往諸寺。但覓印別峯。遠睹堂二長老。不知下落。越半年始知音耗。印別峯和尙在臨安徑山寺住持。遠睹堂先在蘇州虎丘住持。今在靈隱元稟舅氏王安世曰。此事未必盡善。亦未必誠然。但汝家許多產業。再無以次兄弟。誰當管事。元曰。喜得賢兄善治家事。料必無妨。決定二月十三日吉起行。安世曰。如此去急。須得整治衣服。我極老邁。乃令王全送去。元曰。家中無人。何必賢兄去止。希一二侍者足矣。吉日已至。元乃取鈔若干。拜辭舅氏。遂行。安世再三叮囑。元一

◆帶上一有
國字

◆西南二
作南北兩

一听領迤逦過錢塘江登岸入城逕到新宮橋客店
安歇次早偕王全帶侍者遠城閑翫至晚乃還謂主
人曰久仰臨安勝槩小人特來閑翫主人曰此城市
中無非官府衙門街坊鋪店有何好處若要閑翫盍
往西南二山諸寺西湖勝景天下罕有元曰有一靈
隱寺却在何處主人曰此寺正在西山飛來峯對元
曰路從何達主人曰出錢塘門便是西湖過保叔塔
下沿湖北山至岳武穆王墳入西乃是靈隱寺前有
石佛洞冷泉亭呼猿洞無窮佳景水明山秀元曰此
寺有幾多僧衆主人曰約有三五百僧上年歿了住
持長老往姑蘇虎丘山請得一僧名遠瞻堂此僧善
知過去未來之事元曰來早即當往見元乃扮一秀
士同侍者沿路出錢塘門時三月天風日晴和元願
謂侍者曰聞說杭州西湖景致果不謬矣入昭慶寺
見大悲像頌曰

一手動時千手動 一眼觀時千眼觀
既是名爲觀自在 何須拈弄幾多般
題畢行至大佛寺見大佛半身頌曰

◆未比一作
水光

◆天一作炎

背倚寒岩 面如滿月 盡大地人 只見半截
題畢迤逦過飛來峯坐冷泉亭元仰觀亭側有唐賢
白樂天詩云

朔風凜凜雪漫漫 未比清泉一道寒

六月炎天不飛雨 請君就此倚欄干

修元稱羨好景不已但見許多和尚隨長老逕進寺
去惟一僧在後修元急向前施禮曰適此長老從何
而來和尚曰是本寺新住持遠瞻堂長老因徑山寺
印別峯西歸請去下火方回元曰學生欲見長老敢
煩引進和尚向前覆長老長老令請進元乃進見行
禮畢長老曰秀才何來元曰弟子從天台山特來系
出李駙馬之裔贊善之子小字修元不幸父母雙亡
一意出家近聞我師飛錫特來拜投乞希清目長老
曰若未知出家容易坐禪難彼處天台山三百餘寺
何爲捨近而趨遠元曰幼奉國清長老遺言故特投
禮長老曰若後侍者誰也元曰弟子家中取帶賤僕
長老曰人家各有大小急可遣還元乃取出所帶之
鈔若干納付長老以爲設齋請度牒常住公用等費

◆這一作連

◆牛一作坐

◆髮一作髮

◆跌一作跌

餘者付僕人作路資。僕人曰：「某等隨侍官人抵此，滿望衣錦還鄉，豈期於此？」寺出家元曰：「你只合還回，傳覆我舅氏言。我在杭州靈隱寺出家，二僕茫然流涕，不忍而別。且說長老在方丈中，令侍者焚香點燭，危坐禪椅，入定半晌，乃曰：『善哉！善哉！此種姻緣却在斯乎？遂揀吉日修齋，請度牒，齋完鳴鐘，擊鼓會衆于法堂。』長老令元跪在法座下，曰：『出家容易，還俗難。汝知之乎？』元曰：『弟子誠然心悅，非勉強也。』是時遂披剃，將髮分緇五丫髻。長老曰：『此五髮前是天堂，後是地獄，左爲父右爲母，中者本命元辰也。』元曰：『弟子已理會矣。』方落髮畢，長老摩頂受記，名爲道濟。長老曰：『汝受三皈五戒，殺盜淫酒氣自後俱可除下。』每日在雲堂坐禪。道濟曰：『如斯而已乎？』長老令監寺送道濟入雲堂。道濟坐定，監寺分付曰：『汝宜謹慎，休得跌地。』道濟坐至三更，身漸疲困，忽從禪床顛倒一跌，不知所之。連聲叫苦，不覺跌起一大脰腫。監寺曰：『道濟，汝何故跌下？』姑恕這次，倘後定行痛治。道濟起來再坐，睡意昏昏，甚難消遣。連跌二次，監寺曰：『今日已二次，亦難恕。』

饒少頃又跌如此。三次跌得七塊八塊。監寺曰：『道濟新剃光頭，正好乞幾竹筴。』道濟曰：『跌了許多脰腫，又加一竹筴打一大塊。』我去告訴師父。監寺曰：『我看你面只打一下，你到要去告訴師父。』道濟曰：『阿哥是我，不是監寺。』含笑而去。漸漸天明，道濟起來，頭上摸著脰腫，連聲叫苦，惱苦惱坐，得一夜頭上許多塊起。若坐幾月，頭上塊子無處安頓矣。只得又熬兩月，道濟陰思道未出家時，大塊肉大碗酒，恁我意喫，如今只是粥菜，要多喫半碗也不能勾，身漸黃瘦，如何受得過？不如辭別長老還俗去。於是急跳下禪床，走至雲堂門首，二監寺曰：『適間已去小解，今何又去？』道濟曰：『牢裡罪人也。放水，火你何多管閑事？』監寺道：『放你去，便來道濟出得雲堂門，逕入方丈。』先是伽藍已告知長老，言天台山出家的羅漢近差念頭，我師可點化他，休得放去。只見道濟已到面前，問訊長老曰：『道濟，你不坐禪來，此何幹？』道濟曰：『告我師，弟子出家不得，正欲還俗。』長老曰：『快休出此言。我前日曾與你說出家容易，還俗難。汝既出家，豈有還俗之理？』道濟曰：『都』

◆熬一作暍

是弟子不是望我師慈悲看弟子苦惱面饒了長老曰有甚苦惱熬守二年管職事道濟曰弟子守不過寺中酒肉不曾見面粥又喫得不飽禪床上坐不穩跌下來又被監寺大竹篋打遍身黃瘦如何熬得過長老道我自罵監寺不打你了道濟曰便打幾下無妨只是無東西喫熬不過弟子有兩句佛語長老曰說與我聽道濟曰一塊兩塊佛也不怪一醒兩醒佛也不瞋一碗兩碗佛也不管長老道你喫得雖好不要差了念頭正說間只見齋堂敲雲板長老令侍者將粥來就令道濟同喫道濟見長老亦無受用碗內只有些粗麤筋餘外是黃酸薑菜道濟遂念出四句云

小黃碗內幾星麤

半是酸薑半是瓠

誓不出生蓮佛教

出生之後碗中無

長老曰善哉善哉汝却曉得道濟曰曉得曉得只是熬不過長老乃吟四句云

月白風清涼夜何

靜中思動意差訛

雲山巢頂蘆穿膝

鉄杆成針石上磨

道濟曰弟子自禮長老爲師之後並不曾開發如何得成正果長老曰汝忒性急既如此可近前來道濟向前被長老扯住只一掌道此人必悟只見道濟扒將起來看著長老胸前只一頭將長老撞番跌下禪椅逕奔走了長老高叫有賊忽衆僧雲集問曰偷去甚物長老曰禪門大寶衆僧問兀誰偷了長老曰道濟衆僧曰不妨某等即便拿來長老曰且休老僧明日自問他衆皆散訖惟道濟一逕直入雲堂內口言好好扒上禪床看著上首坐的和尙只一頭撞去道妙和尙曰道濟甚麼道理道濟曰閑要何妨須臾又將次首坐的和尙亦撞一頭道妙妙好要妙要衆曰道濟風了道濟曰我痴則痴自家知是夜道濟在禪床上戲了一夜監寺亦不能禁約次早長老方丈獨坐尋思道濟雖如此未知他參得透否且問他幾句佛語便知端的遂令侍者往雲堂內擂鼓敲鐘會衆長老升法座念了一遍淨土呪衆僧焚香長老曰衆僧聽看

昨夜三更月正明

有人曉得點頭燈

驚然思起當時事 大道方知一坦平

念罷道大衆有記得當時事者麼道濟此時在浴室洗浴聽得道我却理會得連忙繫了浴裙穿上直襪直進入雲堂問訊道弟子記得當時事長老曰既然曉得盍從大衆之前發露道濟就法座前打一根斗正露出當面物事衆僧掩口而笑長老曰眞乃吾家之種遂下法座衆僧都散長老入方丈中只見監事等職事僧皆侍于前長老曰汝等何事監寺曰告我師適問道濟已犯禪門正法該責二十下特取我師法旨長老曰單子在何處首座呈上單子長老接過手令取文房四寶乃於單子後面批十字云

禪門廣大豈不容一顛僧 顛者乃眞字也

批訖付與首座首座接過與衆僧看曰長老何亦護短如此自後衆僧都叫他做濟顛每日發風惱得滿寺僧人無奈何難過活或告長老長老只是護短濟顛越風起來常去冷泉亭下打根斗撲交入呼猿洞引猿猴番根斗引小的兒上酒店唱山歌有時衆僧在殿看經接施主他却托著一盤肉手敲引磬兒攪

在衆內口唱山歌塌地坐在佛殿上喫肉衆僧告長老長老曰他是風子汝等休得與他一般見識忽一日長老在方丈中坐只見濟顛手拿著一頂傘兒燈引著七八十小的兒口內唱山歌曲兒前面舞將入來長老曰道濟你沒正經連累老僧忍氣濟顛曰我師不可信這干賊禿做一路只顧難爲我今日是正月半元宵因此開戲長老曰今日既是正月半令侍者擂鼓撞鐘須與衆僧都到法堂焚香長老升座念淨土文曰大衆聽著

鬧處莫入頭靜處著眼看明暗不相干比各分一

半一半作實人教誰賣柴炭不可毀不可讚望著

虛空無邊岸相呼相喚去來休看取明年正月半

長老念罷下法座大衆都敗看看過了一年又是正

月半有臨安府知府來望長老交請入來方丈相見

了長老道相公無事同往冷泉亭上著盤棋知府道

好侍者隨到冷泉亭去這靈隱寺有箇金絲猿如常

侍奉長老長老叫他做猿行當時也立在前兩箇

下數盤棋侍者報道諸山各刹長老都到十六廳朝

◆交一作教

◆如一作時

●第一作抄

官齊來長老道如何今日大眾都到侍者道我師只因去年正月半升法座道相呼相喚去來休看取明年正月半語錄批了告報諸山大刹今日都來相送長老道我又不死里罷了既是衆人都來了豈可教他空回提起袖來把棋子都拂在地下念道

一局仙碁猶未了 又被波岩請涅槃

長老起身便入去洗浴換了乾淨衣服作文白贊道大眾聽著

正月半又見一年時節換今年不見去年人不覺風光似輪轉眼前大眾息誼譚且聽山僧自決斷大眾如何是山僧自決斷

嘆 白雲吹散太虛空 皎潔一輪呈碧漢

長老念罷道貧僧有些衣鉢千萬留與道濟我只要道濟下火說罷坐化而去却說冷泉亭猿行聽得走到方丈中遶著長老走三遭立地而化衆僧大驚合籠子盛了看看五七日到舉殯濟顛不回却待要也籠子只見那濟公一隻脚穿著蒲鞋一隻手提著草鞋口內唱著山歌望冷泉亭來侍者道你好放得落

你師父圓寂了今日舉殯師父分付專望你來下火濟公聽得大笑衆僧却請金牛寺松隱長老掛真起籠長老立在轎上道大眾聽著

諸佛靈山建法筵上人特特去扳禪料應定入龍華會故使丹青仔細傳遠瞻堂遠瞻堂這般模樣甚猖狂方袍圓頂如來相皓齒明眸尊者裝無嘆怒有慈祥禪心耿耿只如常不但真容傳得好名字從來到處香

嘆 他年若在靈山會 認得今朝遠瞻堂松隱讚罷鼓樂喧天簇擁籠子到佛國化局松柏亭下解扛索濟公下火手執火把道大眾聽著

師是我祖 我是師孫 著衣喫飯 盡感師恩臨行一別 棄義斷襟 火把在手 王法無親大眾且道如何是王法無親

嘆 與君燒却臭皮袋 換取金剛不壞身舉火燒著舍利如雨中現遠瞻堂長老叫曰汝等各宜保重說罷化陣清風而去齋畢各散濟公從長老死後愈加風發首座曰你師父衣鉢交付與你濟公

曰我儂不要首座曰師父嚴命濟公曰如此且擡出來看首座令人一一扛出來濟公曰與我都開了鎖道大衆各自來搶言訖衆僧打成團攪做塊濟公只揀光頭上鑿栗暴一時搶盡了濟公自此越風發了先是有例寺中住持若死過數日請諸山會湯議論別請長老住持首座曰衆位和尚在上自長老西歸之後這道濟越風攪得禪門不成規矩今日列位在此煩勸諫他監寺令侍者去尋濟公時濟公在飛來峯牌樓下引領許多小的兒在溪中摸鵝卵石侍者曰濟公首座請許多和尚在方丈會湯特令我來請你濟公道必然請我喫酒便同侍者入方丈相見了濟公呵呵大笑曰你們團團坐在这里好似子孫堂只少箇大均娘娘首座曰你且莫風你師父已死只有你在這里你可做正事也與師父爭氣濟公曰爭氣爭氣你們方纔會湯喫酒便不叫我我偏是無分子息我若爭氣與你們每日打開衆僧曰某等清淨禪門如何用得這等無正事的濟公曰看你這夥禿驢理甚正事正是水炭不同爐你看我不得我看你

●本一作
下同

●見見見見
氏下皆連之

●氏一作男

●記一作係

●下
寺字

不過方纔長老死得便有許多說話是日就收拾了包袱拿了禪杖別諸山和尚師父骨塔前拜了幾拜便走濟公離了靈隱寺過了六條橋逕到淨慈寺投宿一宵次早到浙江亭越船取路到台州時有人報知王安世舅舅合家來接喜不自勝濟公拜見舅舅舅母王全嫂嫂都相見了舅舅曰聞知你在靈隱寺出家十分好緣何不緝理身上這般模樣濟公曰舅舅差矣出家人要好做甚麼我只是隨口做幾句詩詞歌賦喫幾碗好酒過得終朝便了濟公連過十餘日舅舅要做衣服與他罰誓不要只是喫酒或往諸山寺院閑走作些詩賦忽一日濟公對舅氏曰我回天台已一年餘明日還杭州去舅氏曰你平日說與本寺僧衆不睦不如只在家濟公曰這箇使不得舅氏舅母苦苦再三勸他不得乃恁他去付與盤纏濟公並不受曰出家人做甚麼要銀兩安在身邊到擔干記當時辭別舅氏離了天台越了江船至浙江亭上岸濟公自思我若別處寺裡去又不怯氣我係是靈隱出身逕到那里看這夥禿驢背著我否乃過慈